

長篇小説
言盡於此
(二十三)
君蒙

尤有一事須相告。即我之婚姻。我自主之。他人莫能侵其自由。自下白下。許君之事不成後。吾兄乃益繼吾欲。謂決不再預聞我之婚姻問題矣。嗟呼吾弟。吾之苦衷。誰能知之。即弟之福我。亦無不愉快之所任。然。而中心碎矣。微旨。讀弟來書。意詞稠疊。姊備何言。惟弟近來視吾。力讀書。無貽我憂。吾既知暫時之聚首爲幻爲僞。則謀永久之聚首。焉能知永久之聚首。非幻乎。既知暫時之爲幻爲僞。焉知永久之聚首。焉能爲僞爲幻。今只求永久之聚首。則弟決目之爲非僞非幻。永久之聚首。既非僞非幻。則今日之我與爾。亦非幻也僞也明矣。我非虛擬其詞。以炫於弟前。天下之理實一也。弟以爲何如。我病大愈。我服藥數帖。必即全痊。幸勿以爲念。天漸漸入冬分矣。夜中尤寒。襖被不溫。宜覆以襖。弟年幼。無人護持。每至黎明。我開窗戶玻璃叩。慄慄。必恐弟凌晨而興。爲之所不安。弟作文多。手札有否。市所售者。率薄而有五指。質固易壞。寫字亦不便。我頃思爲弟織手衣。東洋綢具光澤。但必無花。如市。東洋綢具光澤。但必無花。能耐久。弟目擇之。明以語我。一夜致力於此。可成以寄奉矣。聞貴校球潮。正在澎湃之候。得暇即來觀。同學每欲我率彼等往算處也。幸希示我。此書成於夜間燃燭而寫。茲際天理明矣。願弟正在酣臥。做好夢止於是。不遺露。潔淨手容。潔言止於是。余聞竟。氣不能伸。淚續續而下。意我深果其愛我。我其何以報彼。既屬我珍重。復懼我手寒。將遺我手衣。凡我之所疑者。渠幸一一烏有。并舉愛我之言。宣諸諸棧。噫。我誠感矣。使我得潔爲偶。則我平生之願遂矣。我遂復彼一棧。爲感謝之意。兼屬我爲余市國貨作手衣。得暇尙擬邀我來滬西一行也。余病本不甚重。只因爲風嫉所侮。遂至臥臥。至是大喜之。除精神振作。不半日而病已愈。至晚。電光照耀。出信更讀之。始知其作是書也。頗費苦心。所用紙盡屬薛濤字跡尤娟秀可喜。能行間略之模範。或係思傷心時之零涕歟。而今後。我乃與潔發生愛情之關係。時尤初冬。木葉已稀。月明時馬路上尤荒寂之象。樹影倒地。悄無人聲。以園林爲空寂已。余嘗與思曉散步其間。共話閒事。彼之舉動。聞知悉之。渠嘗於凌晨至文學課室誦書。其字。其實習字之時少。乃作如之彌詩。渠嘗於凌晨至文學課室誦書。其字。其實習字之時少。乃作一紙。一日。潔書風指計時曰。明日又是狂喜。不知彼來否。問成自報一時。冀得敘話。聞指計時而君至。潔必狂喜。某課衆正聆教師之宏論。一無喧聲。彼忽失聲笑曰。彼時果來。吾之術驗也。合座爲之嘖然。潔羞不。羞不自勝。亟逃席去。君試思之。彼所謂君者。非君而何。(未完)

口桃語

一簇黃雲江女士在書室裏獨得之天國讀了一夜男子的戲作，便作有情的。事似的。便把報放在一旁，不忍住往下看，用雙手托腮，兩頰向窗外凝望。恰好這夜天氣很好。那圓滾滾的明月，正照在園中。各種的花草樹木，顯得分外幽雅。真是令園中景色不少。當這悲哀的時候，陣陣晚風，把一種奇異的香氣，送入雲江的鼻中，伊心裏很覺快意。便往園中找那香氣的來源。後來走到園的東頭，見有一大蓬異如黃金似的東西，在那裏閃爍着。走近跟前，只覺一股香氣一陣一陣的衝入鼻中。於是低頭自語道：「原來原來那香氣是從這裏來的。」二會兒聽見有一個很美麗的女子，站在樹的旁邊，慢慢的說道：「我是桃花神，我要把你當我的好朋友，你願意麼？」現在我將我的衷腸話，都講給你聽。雲江女士，你知道我本不是人間的娛樂品，可憐現在有般人們，把我肢體折壞，——插在花瓶中，——置在房內，供個人或數人的愉快。作裝飾品，你看我可憐不可憐？難道我究竟是爲了他們生活在世界上的嗎？而且我的肢體被他們殘毀，如死頭似的，因爲這個原故，我永無悲哀着。你能和我同情麼，能夠恕些良民？」

勸脈的湘災 (誠)

笑譜

天長人隔。失香相民。哀鴻遍野。甚至易子而食。折

(大漢王郭)

笑譜

笑爲媚術。亦
處世之要術也。
自古已然。于
今爲烈。用不
揣學無心得。
以瀏覽所及。
編爲小譜。庶
開心此道者。
按圖索驥。或
亦有小補也。
乾笑（能改齋漫錄）世言笑之不情者。爲乾笑。（宋書范蔚宗就刑於市。妻某別罵。范乾笑而已。）冷笑（北史崔士謬文。直此冷笑。）
憨笑（元好問詩）只嫌憨笑無

狀。不可以言語形容。因念樂善之懷。斯人同具。解衣推食。施之者果非有意。受之者能不感情。爲此敬請海內君子。體上帝好生之德。慨解仁囊。頻施義粟。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廣種福田必獲善報。自漸棉薄。藉資蕪言。倘荷宏施。誦逕交各銀行可也。

活葬慘聞
（阜寧）

皖浙交界處。有集曰巨坑。閩村皆同姓。譙築祠室。祇司身工置

笑爲媚術。亦處世之要術也。自古已然。于今爲烈。用不揣學無心得。以瀏覽所及。編爲小譜。庶開心此道者。按圖索驥。或亦有小補也。乾笑（能改齋漫錄）世言笑之不情者。爲乾笑。（宋書范蔚宗就刑於市。妻某別罵。范乾笑而已。）冷笑（北史崔士謬文。直此冷笑。）憨笑（元好問詩）只嫌憨笑無

(水山熊仲吳)

▲本報出版以來，週年將屆，擬於廿五期出一「週年紀念刊」如蒙各界頒賜鴻著，不論詩、詞、歌、賦、論文、小說、筆記、小品，以及書畫，均所歡迎。

聯益之友

乙丑夏仲
吳昌碩書

期二十二第

國曆 丙寅年五月初六日
 陰曆 丙寅年五月初六日
 聯益貨公司出版
 本報每月出版兩期（一日及十六日）
 特刊無定期 每張大洋三分
 定期內本埠外埠大洋六角
 各埠大洋 元日本埠大洋六角
 廣告刊例
 行號上海南京路四九五號聯益
 貿易公司電話四三三三號
 登於封面每季大洋六角
 登於封底每季大洋六角
 登於內面每季大洋六角
 另加 不掛不扣酬銀本利

聯益興業公司

大減價一月

本公司開設
部於上海南
文房用品繼
六日(即陰歷
錯過尚祈各
每日上午八

聯益箋
功成告好今血心年字
(品出新)

金石輯

之筆界究書貴風家石
成功界誠信異雅題名
功破珍爲可常絕跋作
也天品藝作倫說請
荒信術研以名明專

★同不張張★樣百張百

要提容內

◀妙維肖維版製相照▶

錄 古 鑑
沈馬秋鄂德順 (七) 玉 古 說

傳世古不可灰。井不可清灰。紅白玉色已鮮明者。不可灰。石灰加沙不可灰。須以乳乳頻頻蒸之。俟其色稍潤。然後加沙成功。

古玉中有不可灰者

凡灰泥。須費日之功。俟提出之灰土。盤毒。然後再灰。並屏去灰湯。以清水煮之。或以清水懸瓦罐內。竟日之清。俟提出之。較灰極穩安。當無害。凡灰必須懸空。無著方可。煮玉卣罐乘熱盤刷。則灰土易退。切不可乘熱。置之風雪中。及冷水內。否則恐致燥裂也。

古玉忌改做

凡古玉。偶有損傷。不可改作。致變其本來面目。真古玉。必有古色。或土斑。倘或將棋盤車去。其中色澤。與原能定必稍異。近人多以黃角頭。改製。惟其色必不一致。不難辨別也。

爲製之名目

心即是佛
于右任

王一亭于右任題字
每柄大洋八角
每柄大洋六角六分
每柄大洋五角八分

錦什佛絲心良友佛
加掛費
本安公司

明逸
道梅
編輯
羅

星集
大減價
期內
每部
祗售
大洋
九角
分
另加
贈五
分券
一紙

本報可至本公司掛購價格從
角寄費一併在內特此聲明

廉無論本外埠愛閱本報諸君倘直接向本公司另購每期三分預定全年祇收大洋六
 故意久延不月念期起暫行停給一俟該款理楚再定辦法如各報販欲
 另拆
 注意(大減價期內祇收大洋五角四分如欲第一期起亦可預存報無多)

何子平詩
明弘治丁丑
歲次庚辰
二月廿八日
一侍奉
園橋入夕陽
自出我年去
年飲歸何似
清雲樓對雪
春山松花
光緒元年
二月廿八日
何子平

凌波小樹隨筆（萍花）
 語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惜乎心惡者。而未必盡惡。心善者而未必盡善之爲憾耳。假使心之善惡。盡形諸面。則惡人將無容身之地矣。
 然人心之善惡。果不得而知。乃乃藏於心者。容或無意中洩盡諸口。則察其言。觀其色。而後推其心之善惡。雖不中亦不遠矣。
 人處山窮水盡。極無聊賴時。往往仰影牢騷。甚至自暴自棄。但所資者。亦惟金銀貨財也。殊不知我生之世。亦身空來。貧乏之日。伸手隨口。不名一錢。而去其貨乎。雖然。仲食風氣。居陋室而不改其陋者。祇聖賢能之。是誠怪世人蠅營狗苟。趨慕於利祿之途也。
 曾漱生曰。不爲聖賢。便爲禽獸。斯語真覺痛癢。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有天然良。天。理。良。良心。良心不存。天理斯泯。身存心死。哀孰甚矣。而聖賢與禽獸之

藏雲眠 品精扇畫叔董任)

○滑稽新療術 (愚過軒主)

身患疥癩，痛癢難忍。世人每求諸醫，殊不知自治亦易也。但須用鉛錫水洗浴，將瘡中所有毒虫，盡數藥斃，立愈。

皮膚亦黑黑，殊不美觀。雖有雪花膏可以掩飾之。但抹時其費時辰，且價又昂。若以面粉漂之，既可省錢，復可耐久。且白嫩可愛。復尤勝一籌。一舉而數得，何樂不為哉。

年老之人，面頰必生皺紋。但此種皺紋，至不美觀。若欲其平，但以滾滾火熱之烙鐵，輾大力士用力燙之。僅費時十秒，立平如鏡。面部生有皺紋，頗損美觀。

(作 郎 墨 桃)

乙丑秋。戲海虞張景龍
薌氏以梅蘭竹菊植物四。鶴
一。妝點布景。替簪綴簪。張
君善荷吾意。旬日而訖。並題
七絕于上。美人高十風骨
求。君子難過做晚秋。氣骨
然驚世俗。幽香到處解煩愁。
「當日自以爲如斯畫法。似是
生面別開。然於有人謂。梅薌
弗見有同。皆於花。在理未免
欠合。果爾。則尚有缺點在也。
鄭逸梅同社見。客歲貽吾水
磨竹扇骨一柄。上有雲氏
工二八兩字。」「海棠春睡
雨霽微。玉娃芳魂醉不飛。步
迴曲闌才小立。淺痕花露濕
人衣。」是伴琢治既加精刻。
短竹又合度。再益以蠟畫銀鈎
之鐫刻。更覺倍增價值。裝
嘉熙。琬玖同珍。述及遺餘。
用伸吾感。